



潘恩：自由的使者

潘恩：自由的使者

〔美〕利奥·顾尔科 著

彭金瑞 译

南 木 校

2562/12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 年·北京

Leo Gurko

TOM PAINE

FREEDOM'S APOSTLE

Vail-Ballou Press, New York, 1957

据纽约维尔-贝劳出版社 1957 年版译出

PĀNÈN: ZÌYÓU DE SHǏZHĚ

潘恩：自由的使者

〔美〕利奥·顾尔科 著

彭金瑞 译

南 木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7017·123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5 千

印数 4,800 册

印张 4 1/2

定价：0.67 元

出版说明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年)是十八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曾在华盛顿将军的麾下参加了北美殖民地抗英战争的全过程;又曾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更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在英国进行过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为着配合革命斗争的实践,他还写出了一系列充满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主义激进思想的政论和理论著作。当时,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运动震撼着整个世界,人们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觉醒过来,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呼声。不少人企盼找一块自由乐土安身立命,当有人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时,潘恩的回答却是“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莫非是潘恩偏偏不爱自由吗?恰恰相反:他酷爱自由,而且不满足、不屑于自己独享现成的自由,而是决心要到那没有自由的地方,献身于争取自由的战斗,为更多的人谋求自由。这就是他崇高博大的革命胸怀。为此,人们称誉他是“自由的使者”。

1737年潘恩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的小镇塞特福德。父亲是个裁缝,自幼就跟父亲学手艺。由于家境贫寒,潘恩只在本镇读过几年语法学校。十八岁离家自谋生活,曾先后辗转于大西洋海上、伦敦、多佛尔等地。在伦敦期间,一度潜心在图书馆读书自学,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等发生兴趣,并开始思考政治问题。但十多年间,或当小税吏,或开小酒店,始终没有稳定而满意的职业,境况不佳。眼看年近四十而一无所成,就决心远航北美另谋生路。

1774年底,潘恩只身从英国作为一名卑微的移民到达北美。

最初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月刊)当了半年编辑。此时北美殖民地同母国英国之间正因政治、经济问题矛盾重重、龃龉很深。英军和北美殖民地的地方军之间已经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接触。但北美的舆论界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主张以和为重；一派则主张以武力决一雌雄。潘恩起初倾向于和解，后来鉴于英国方面的态度顽固不化，便一改初衷，主张非以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潘恩全神贯注撰写《常识》一书，揭露英国统治者对殖民地的巧取豪夺，抨击英王的腐败统治、卖官鬻爵、坐享巨俸，陷国家于混乱、人民于贫困；积极鼓吹偌大的北美大陆没有理由再受治于千里之外的撮尔岛国。潘恩接着还以林中居民的笔名写下《常识》的续篇《林中居民的信札》，严词驳斥主张和解、继续效忠英王的克图其人的保皇调言。《常识》于1776年初问世，三个月内销售十几万册之多。这本书犹如在群情激愤的北美殖民地投放了一团野火，立即形成燎原之势。

1776年年初，大陆会议号召组织抗英的志愿军，任命华盛顿为北美第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潘恩立即投奔了华盛顿，直接受他统率，既当一名普通士兵，也是一个满怀激情的革命鼓动家。大陆会议还授权成立了一个以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独立宣言》。潘恩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此外，潘恩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国名的命名人。这个国名是潘恩在他《危机》一书的第二篇论文中首次提出而被正式采用的。潘恩还先后担任过大陆会议外交委员会的秘书和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的秘书。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独立宣言》，这也就是抗英独立战争正式开始之日。在历时七年的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潘恩连续写了十三篇论文，集为《危机》一书。书中如实反映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和某些紧急军情，并发表了潘恩自己的有关见

解,对获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战争胜利之后,潘恩脱离了军界、政界,转而潜心于实用科学的研究和试验,居然发明了单孔铁桥的建造(前此的桥梁都是木制)。人们很难设想,单孔铁桥的发明创造竟然是出自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之手。1787年4月,潘恩带着铁桥模型到法国去,先后获得了法国科学院和英国的批准,准备施工建造。但铁桥尚未建成,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潘恩身不由己地又卷入了这场激流怒涛之中。

英国有个保守的政论家柏克(Burke),写了一本攻击法国大革命的书《对法国革命感想》。潘恩挺身而出予以驳斥,写成《人权论》一书。潘恩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依据,阐明人生而享有自由、平等天赋权利,从理论上为法国革命的正义性进行辩护。书中还抨击英王乔治三世的专制统治,表达了英国人民理所当然的愤懑情绪。《人权论》在英国、法国的大量销售,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极度惊恐。

在法国革命后的选举中,潘恩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但由于潘恩不赞同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许多激进措施,他于是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又埋头写作《理性时代》一书。这本书是潘恩的主要理论著作,全面地阐发了他崇尚理性、反对教会干政,主张废除国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等理论观点,并揭露《圣经》的虚伪与荒诞,攻击教会的腐败等等。不意这些观点既开罪于雅各宾政府,又伤害了一般人的宗教感情。潘恩随即就被雅各宾政府逮捕下狱,囚禁十个月。《理性时代》出版后,在英、法都引起轩然大波,但它给潘恩带来的却不是荣誉,而更多的是指责与攻击。

纵观潘恩一生境遇,起伏极大。在北美的革命中,他曾经是英雄,为北美的独立战争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又结识过华盛顿、杰斐逊、弗兰克林等上层人物,并获得他们的推崇和友谊,享有很高的

荣誉。在他出生的英国故土，曾致力于反对专制统治、宣传理性和人权的斗争。对于法国大革命，他也曾积极效力，当选过国民会议员，但也作过法国政府的阶下囚。1797年，崭露头角、后来曾赫赫一时的英雄人物拿破仑还曾登门求见，并当面颂扬过潘恩的卓越智勇，只因潘恩不支持拿破仑要进攻英国的计划而中辍交往。他先后奔走于这三个大国，罄其毕生的精力于革命斗争和理论著述。虽然后世这三个国家都乐于承认潘恩曾是他们的公民，甚至以此为骄傲，但实际上潘恩没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战斗过的地方争得真正的自由。不过，就二百多年前的那个时代来说，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兴未艾，潘恩一身而参加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这一点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到1802年，潘恩自感已届垂暮之年，决心回到业已从战争中平静下来的美国。美国赠送他一个农庄，供他安度晚年。他的晚景是孤独凄凉的，没有妻室儿女，孑然一身，又年老多病，终于在1809年6月8日在美国病逝，时年七十二岁。

本书的作者利奥·顾尔科是美国纽约亨特学院的英文教授和系主任，为了写这本书，曾于1953—54年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携全家赴英、法两国进行调查，搜集有关潘恩的传记资料，1957年书成问世。全书对潘恩一生的革命经历、战斗生活、著述、个人遭遇以至为人性格等，都作了比较简要的描述。对于潘恩的著作内容、思想观点则着墨很少，好在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过《潘恩选集》，收入了潘恩绝大部分主要著作，两书配合参阅，可供对潘恩作更全面的了解研究。

1984年5月

目 录

长距离退却	1
在费城	10
锡拉斯·狄安事件	25
在塞特福德和伦敦	38
在美利坚合众国	49
铁桥	65
人权论	75
恐怖时期	93
返回美国	112
一个属于全人类的人的晚年	122

长距离退却

那是1776年9月的一个夜晚，一支队伍生起了营火，火旁有一个人坐在大木桶上，在闪烁的火光照耀下挥笔撰文。他偶而也抬起头来和从他身旁摇摇晃晃走过的疲惫不堪的士兵寒暄几句，但即便在搭话时，他那双微微隆起的蓝眼睛也仍在凝眸沉思，精神高度集中。他坐在高处，拱着背，伏在膝盖上放着的纸上；他一脸皱纹，中间又嵌着肥大的鼻子，身上还穿着一套大陆民兵的粗布制服，所有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个人名叫托马斯·潘恩。他参加的这支军队是由华盛顿将军指挥的。他们在英国军队越过新泽西草地时，早已从容不迫地向后退却好几个星期了。现在，他们在纽瓦克市郊扎营过夜。他们个个疲劳不堪，垂头丧气，痛苦地意识到，明天拂晓部队还要继续后撤。这场战争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实在是打得太糟了。许多人议论纷纷，甚至在士兵中间也认为打这场战争是整个儿失策，要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放下武器，返回家园，从事和平劳动，英国人就会宽恕这次叛乱，并宣布大赦。效忠派则越来越得意洋洋，他们一直认为殖民地太弱小，打不败母国；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不满，用不着动武，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

潘恩坐在火旁写书，所有这些问题一个个掠过他的脑际。直到去年，世界上还完全不知道托马斯·潘恩这个名字。那时他已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常识》。他在书中论证说，同英国决裂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只有进行武装革命才是实现同英国决裂的唯一途径。《常识》写得通俗易懂，逻辑性强，击中要害，是一篇很好的散文，销

售了几十万册。它成为把舆论引向与英国决裂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时，汤姆·潘恩的名字，不但在北美殖民地从麻萨诸塞州到南北卡罗来纳州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三千英里之外的英国也唤起了人们强烈的情感。

潘恩的笔还在那张大纸上刷刷作响，他全神贯注，丝毫也没有觉察到一位身材魁梧、着高统靴的汉子已伫立在他的身旁。在他停下笔来的一刹那间，那个高个子把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潘恩先生”，他以低沉而略带犹豫的声音叫道。

汤姆抬头一看，立即站了起来。

“华盛顿将军！”

“我不是要来打断你的写作。就是耽误你一分钟我也不愿意。我只来检查一下我们军需品的供应情况。你是我们军需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我指的是文字，不是子弹！”将军严肃的话语中夹带着幽默。然后，他又用正常而严肃的声调说：“按目前情况看，文字可能更重要。上帝知道，我们剩下的子弹不多了。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志愿兵正在离开部队返回自己的农庄，这样，到这个周末留下的士兵也不多了。”

“将军，你并没有泄气，对吗？”

华盛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面前这个人坚定而又镇静的面部表情。

“对，我想我没有泄气。这样，你和我，就有两个不泄气的了，是不是，潘恩先生？”

潘恩莞尔一笑。尽管他脸上没有浮现笑容，但是他面部绷得紧紧的皱纹却已舒展开了。

“你在写什么，我可以看一看吗？”两个人便走近营火，潘恩把文稿递给了华盛顿。这个弗吉尼亚大汉把一叠稿纸侧向火光，嘴唇一张一合默默地念了起来：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风华正茂的军人，光采照人的爱国者，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也会怯于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至今还经受住考验的人，是理应受到举国上下的爱戴和感谢的。

“风华正茂的军人，光采照人的爱国者，”将军反复朗诵着。“潘恩先生，你写得多动人呀。”

潘恩欠身表示感谢。

“你写完了，给我一份。我觉得，在这场战役结束以前，需要用这篇文章。”

当华盛顿返回帐篷，身影在黑暗中消失时，潘恩又弯下身来。士兵们也一个个离开去就寝了，营地逐渐寂静下来，可是潘恩还在继续写他《危机》一书的第一篇论文。他写道：

“暴政好比地狱，要战而胜之并非轻而易举；然而，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战斗越困难，胜利就越光荣。得来的东西越廉价，就越不为我们所珍惜。使一切东西具有价值的，是昂贵的价格。天晓得怎样才能给万物订个适当的价钱哩。象自由这样神圣之物，如果不付出高昂的代价，那的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士兵们后来读到这篇文章感到不胜惊讶，塞特福德这英国小市镇上缝制妇女紧身胸围的卑微裁缝的儿子，怎么能写出这么出色的文章，文体如此明快有力，简直天衣无缝。他只受过初级小学的正規教育，在四十岁以前没有认真从事过什么写作，只起草过一篇致英国议会请愿书，陈述税务人员的悲惨处境。然而，在三十八岁那年，他却写了《常识》一书，把英语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当人们问他这一鸣惊人的才能时，潘恩自己也难以解释；他说，好象是有点儿天生的。如果说以前没有写出这样的文章，那是因为缺乏合适的环境的缘故。何况，他曾读过一些斯威夫特、爱迪生、约翰逊博士等人的著作，此外还读过十八世纪散文大师们的作品，受到的影响肯定是很深的。

这时已是夜深人静，几乎万籁俱寂。东边不远的地方，英国豪将军的部队已经入睡，连散兵和哨兵时而相互咒骂声也销声匿迹了。秋天的夜空凉气袭人，一抹乌云遮住了星光月色。可是，坐在火旁写作的那个人对这一切却漠然处之。

英国用军队来推行暴政，宣称她不仅有课税的权利，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约束我们的权利。如果以那种方式来约束我们还不是实行奴隶制的话，那么，地球上就不存在什么奴隶制了。甚至连使用这个词汇也都是邪恶的；因为这样一种无限的权力只能属于上帝。

一个人的著作中充满这么多涉及上帝的字眼，他的敌人竟然还指控他是个无神论者——当时一种特殊的罪状。然而，这个罪名却流传下来，成为汤姆·潘恩奇闻的一部分。百年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提到他时还扣了“下流、渺小的无神论者”三顶帽子。潘恩绝不比和他同时代的人下流；他非但不渺小，而是比西奥多·罗斯福高大得多；他多次声称他信仰上帝。也许，他信仰的不是《旧约》或《新约》中的上帝，而是他每天所看到的他周围的自然之神。

潘恩笔下的刷刷声终于停下来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舒展一下他那痉挛疼痛的肌肉，把文章放进军用背包，宽慰地舒了口气，躺到铺盖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一篇《危机》的开头几段就放在离地几英尺的地方；正如和英国交战前夕发表的《常识》一样，这篇文章将使这个年轻国家的精神为之一振。

次晨，天气阴冷。部队又开始越过新泽西平原朝普林斯顿方向继续慢慢地退却。天气和士兵们的情绪一样低沉。潘恩一边随着步兵的步伐在布满尘埃的公路上艰难地行进，一边思索着：“这对我们是一件好事，英国人打的是一场从容不迫的战争。要是他们进行夜袭，我们就会完蛋。”他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就是一个英国人，很了解同胞的习性，他们当兵的都是早睡晚起，把伏击和夜袭看做是野蛮的残忍行为，这种战术是用来对付

印地安人的，不能用来对付文明的白种人。他们打仗时采用极其密集的队形，足以有效地打击欧洲的大兵团部队，但在北美殖民地分散的狙击手面前却只能被动挨打。他们穿的红色衣服看起来很漂亮，但在新世界晴朗的天穹下却成了理想的靶子。³英国人是勇敢的战士，但他们在北美打仗，象鱼儿离开了水只能坐以待毙。不管怎么说，正是英军的这个弱点使得潘恩坚信北美人民必胜，即使他们的事业目前处于似乎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

潘恩在李堡入伍时，华盛顿送给他一匹马，并邀请他跟他的参谋人员一起骑马行军。他和华盛顿的参谋们相处得很好，并同其中一位军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校进行过几次激烈的辩论。汉密尔顿赞成起义，但他要建立一个由富有而又受过教育的阶级来统治的独立的美国。潘恩对于这种“有限”革命论非常反感，他认为这跟由一人进行统治并没有什么改进。要么由一个人（国王）统治，要么由全体人民统治，在潘恩看来，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什么中间道路。既然第一条路是不能容忍的，他于是全心全意献身于第二条路。潘恩乐于同汉密尔顿交往，很欣赏他那机警而敏锐的头脑；从此他自己也总感到头脑更加清新、更加机灵了。同汉密尔顿相比，华盛顿是个很少有见解甚至沉默寡言的人。但他身上却蕴藏着一种力量和魅力，使得他无论走到那个连队都受到士兵们的拥戴。如果说士兵们有什么天生的领袖的话，那就是华盛顿。甚至连他的沉默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就在这个战地上，在嘟嘟囔囔说不停的步兵中间，潘恩感到非常适意。他爱听普通士兵讲粗俗的话；他碰到新泽西的农夫、西宾夕法尼亚的猎人，以及费城和纽约的手工艺人，他们的衣着真是奇装异服，五光十色。这样的人情风味是他在故土英国所未见的。他从这些人身上，也从自己亲身感受中得到验证，使他认识到新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农庄非常富有，葱翠的森林中野兽充

斥，高山平原一片翠绿，物产丰富。这是一个牛奶和蜂蜜四溢的国家，它比古老的天国还要富饶得无可比拟；上帝只是看到犹太人在沙漠中到处流浪，才最终允许他们进入天国。

北美殖民地人民憎恨英国的统治，甚至连对英国政府稍稍施加的暴政似乎都忍受不了，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仅要为这块富饶的土地而战斗，而且北美这块辽阔的土地培育了他们不受任何恩赐而要自己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波士顿的山姆·亚当斯、费城的罗伯特·莫里斯以及大城市中其他企业商人都反对英国人，因为他们对殖民地贸易施加种种限制，就连充斥在华盛顿军队队伍中的农民和猎人也为对独立所抱的纯洁理想所鼓舞。正是这个纯洁的理想——对一种社会的理想，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促使潘恩欣然命笔；使他在思想上从旧世界划分出新世界，并赋予他在美国十八个月的生活以一种意义，这意义是他在英国生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所未感受过的。

华盛顿的士兵和别的士兵一样，老是爱发牢骚、骂人，只是这一次有其特殊原因。这第一次战役从开始到现在接二连三吃败仗，在长岛受到英军追击，被赶出曼哈顿，接着又被迫横渡哈得孙河。看来，英国的兵源充足，枪支弹药也足够他们再装备六个军；其舰艇无论在海上还是内河都所向无敌，屡屡挫败美军；援军也可以随处登陆。美军的子弹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他们虽然也重创过密集的英国军队，但后者几乎立即可以得到补充，于是美军只得继续退却。在一定的时间内，士兵们服役期满，整班整班地复员回家，而留下的士兵就开始计算他们到期的日子。新的志愿兵要到秋收之后才能入伍。

1776年9月是个阴冷的月份。天气突然转凉，士兵们的军装已破烂不堪，夜间根本不能御寒，抱怨和不满情绪便有增无已。在这寒风刺骨的季节里，潘恩发出了“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的呼

二

声。军队在退却途中，餐风露宿，拖泥带水，污垢满身，士气明显低落，快要到崩溃的程度。潘恩随着这支队伍顽强行进，始终不认为这场战争打败了。美国的幅员如此辽阔，山川如此妩媚，自然和上帝对之如此钟爱，她一定能经受住诞生时的巨痛。这场考验对美国来说实在是太严重了，然而在英国人看来却不够味。英军具有压倒的优势，但他们松松垮垮，不好好加以利用，他们满不在乎，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会全军覆灭的。这在潘恩看来，就象欧几里德原理之于数学家一样，是合乎逻辑的。他相信美国必然获得独立，即使当时还不能证明这是事实。

9月终于流逝。缓慢的退却拖到了10月，冬夜越来越长，战斗的步子也放慢了。敌军的压力减轻了，可是严寒的压力却与日俱增。一天下午，美军在普林斯顿郊区发动反攻。英军遭到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溃退了。但是华盛顿没有利用这一有利的战机急起直追。他不能这样干，因为兵员甚少，弹药更缺。华盛顿此举在于振奋殖民地人民的士气，同时也是向英军显示他们还是有战斗力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十分激烈。潘恩和战友们并肩作战，他用旧式步枪发射，不断装上子弹再打，直到手中的枪烧得象一块火红的煤块。后来军号响了，要战士们后撤。由于士兵白天打得精疲力竭，这一夜个个躺在床上睡得象死人一样。

第二天，队伍又继续退却。在多少个长夜里，潘恩不顾行军和战斗的疲劳，绞尽脑汁写他那本新的小册子，手指有时冻得发紫，连鹅毛笔也握不住了。他向来是挥笔疾书，这时却日复一日一个字也写不出。疲劳和战斗失利带来的沮丧情绪不时使他脑筋发木，心不由己了。服役期周而复始，士兵经常更换，这支混杂的军队在敌军缓慢的压力下，就这样拖着沉重的步伐后撤到特伦顿去，有几回只要英军狠狠地进行猛烈的一击，就可以一股脑儿摧毁这支队伍，一举而平息这场起义。可是英军从不发动进攻。殖民地

军在这关键的一周中，动摇的动摇，屈服的屈服，开小差的开小差，最后减员到四千人（豪将军的部队从不少于二万人，全都装备精良，兵强马壮），有好几次几乎濒于瓦解。可是这种情况毕竟没有发生。

这支队伍抵达特伦顿时，总算损失不大。潘恩也写好了《危机》的第一篇。他随即告别所属连队，告别华盛顿将军，风尘仆仆地赶到费城去付印。

潘恩告辞时，华盛顿对他说，“潘恩先生，印好了，你能匀出多少份就给我送多少份，可以吗？”

“将军，遵命。我们在费城一定设法找个最快的信差送来，”潘恩回答道。

两人互祝平安，握手告别。潘恩这次以马代步，离部队开始南行。

三星期后，首批《危机之一》就印制出来了。潘恩亲自动手装订包扎小册子，墨迹未干就送往前线，于圣诞节前两天送到了。然而，华盛顿的部队在一星期前已被逐出特伦顿，渡过了特拉华河。与此同时，英军却增补了三千名雇佣兵，驻扎在特伦顿城里，舒舒服服地等着欢度圣诞节。刺骨的严寒笼罩着特拉华地区，冻僵了哨兵的手脚，减缓了侦察活动，使双方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水阔流急的特拉华河把两支军队隔开了，这给受了重压的北美殖民地军以喘息的机会。就在这间隙期间，华盛顿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一项作战计划。

12月25日接近黄昏时刻，华盛顿把部队集合了起来，一组一组地排列在特拉华河前沿阵地，在那里演出了军事史上最光辉的一幕。每组由一名中士和一名尉官，在凛冽的苍穹下向集合起来的士兵们宣读潘恩的《危机》。全场倾听着那铿锵有力的词句，鸦雀无声。这件事本身比起热烈欢呼的场面还要感人得多。读完了

《危机》，仍然一片沉寂，士兵们一组跟着一组秩序井然地拥上结集好的船只，接着就在漆黑的深夜划渡特拉华河。他们神兵天将似地突然降临在一群喝得酩酊大醉正在狂欢作乐的英军雇佣兵面前，一举击溃英军，并把他们从暖和的特伦顿营房里驱赶到寒气袭人的黑夜中去。北美殖民地军以其有限的兵力给敌军以重创之后，立即建立起前卫哨所，化整为零，悄悄地撤回到船上，划渡特拉华河，返回自己的大本营。

这一大胆的出击，证明不只是军事上的天才之举。这一仗恢复了殖民地军自哈得孙河开始长距离退却以来的低落的士气；这一仗是华盛顿启首次反攻战役之端的第一个回合；这一仗警告英国人，他们面临的不是易于击败的敌人，而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一仗激励了北美殖民地革命的信心。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费城时，全城一片欢腾。潘恩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满意，但态度却很严肃。如果说《常识》帮助点燃了革命的烈火，那么，《危机》就成为革命第一次取得振奋人心胜利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北美人民度过了考验人们灵魂的第一阶段危机，幸存下来了。